



预言姐妹 ①

预言姐妹

Prophecy of the Sisters

「美国」米歇尔·辛克 著 董宇虹 译



预言姐妹

PROPHECY
OF THE
SISTERS

1

[美国] 米歇尔·辛克 著 董宇虹 译

预言姐妹

Prophecy of the Sister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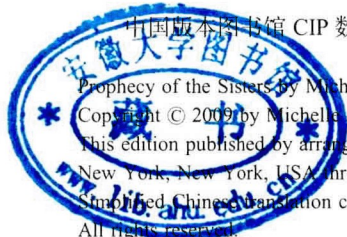
预言姐妹 / (美) 辛克 (Zink, M) 著; 董宇虹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3.11

书名原文: Prophecy of the Sisters

ISBN 978-7-5447-3171-3

I. ①预… II. ①辛… ②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8793 号



Prophecy of the Sisters by Michelle Zink

Copyright © 2009 by Michelle Zink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,

New Yor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ultaneou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362 号

书 名 预言姐妹

作 者 [美国] 米歇尔·辛克

译 者 董宇虹

责任编辑 孙 茜

原文出版 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http://www.yilin.com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625

插 页 2

字 数 185 千
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171-3

定 价 29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

谨以此书,献给我的母亲克劳迪娅·贝克,
感谢她对我的支持。





也许因为雨水来得如此应景，我竟没有察觉到它。千万条银色丝线如同水帘一般垂下，匆匆落在晚秋的坚实地面上。而我，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棺材旁边。

我站在爱丽丝的右边。我总是在她的右边。我时常猜想，我们两人也许早在呱呱坠地前、尚在母亲的子宫里时，就已经是这样。棺材的另一边是我的弟弟亨利、车夫埃德蒙，还有维吉尼亚阿姨，他们都凝视着中间那个张开大嘴的墓穴。亨利是坐着的，因为他双脚残废，只能坐着。我们费了好些劲，才把弟弟和轮椅一起搬到山上的墓地来，让他亲眼看着父亲入土为安。

牧师早已离开，我们则继续留在父亲遗体安息的土墩前。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因为我一直躲在詹姆斯撑起的雨伞下。那一小片伞下的空间，宛如一片保护着我的宁静地带，为我和真实之间提

供最微小的缓冲。

维吉尼亚阿姨探身过来，压过鼓点般的雨声对我们说：“孩子们，我们得走了。”

爱丽丝招手示意我们离开。“来吧，丽雅，亨利。等天气放晴了，我们再来给父亲的坟墓献上鲜花。”虽说先出生的人是我——只是早了几分钟——但是一直以来，显然爱丽丝才是大姐姐。

维吉尼亚阿姨对埃德蒙点点头，后者把亨利抱在怀里，转身迈开步子返回大屋。亨利从埃德蒙的肩头望过来，与我四目相对。他才十岁，却比同龄男孩聪慧许多。从他眼睛下的黑眼圈里，我看到了失去父亲的悲伤，一阵刺痛顿时钻入我麻木的身躯，扎在我心头。爱丽丝也许是大姐姐，但是一直以来，把照顾亨利视为己任的人是我。

我的脚不肯移动，不肯带我离开冰冷沉寂地躺在泥土下的父亲。爱丽丝回过头，目光穿过雨幕看着我的眼睛。

“我过一会儿就来。”我不得不大声喊着让她听见。她缓缓点了点头，转身继续沿着通往桦木庄园的小路离去。

詹姆斯的手指有力地裹住了我的手，一股安慰的热流顿时透过我的手套传来。他靠近了一些，好让话语透过雨声传到我耳中。

“丽雅，不论你想留多久，我都会陪着你。”

我只能点头，看着雨水顺着父亲的花岗岩墓碑滚落，如同眼泪。碑上刻着：

敬爱的父亲

托马斯·爱德华·米尔索普

1846年6月23日—1890年11月1日

墓前没有花。尽管父亲很富有，但此时临近冬天，想在纽约北部找花很难，而且我们都没有精力或意愿去为这场简朴的葬礼订花。我突然为自己的考虑不周感到羞耻，于是开始左右张望，想在家族墓地附近找点东西，什么都行，只要能够留在墓前。

然而，我什么都没找到。雨水渐渐在泥土和草地上汇成一个个小水池，里面只有一些小石头。我弯下腰，捡起几颗，张开手掌托着它们伸进雨水里，把上面粘着的泥巴冲洗干净。

虽然我没有说话，但是詹姆斯明白我的心意。对此我并不意外，因为我们从小玩到大的好友，而且最近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越友谊的界限。我朝墓穴走去，他撑着伞跟上来，继续为我挡雨。我张开手，让石头落在父亲的墓碑底座上。

我的袖子随着动作往上缩去，露出一个印记的边缘。那是一个奇特的锯齿边环形印记，父亲去世几个小时之后，它就开始在我的手腕上浮现。我偷瞄了詹姆斯一眼，看他有没有发现。没有。我把袖子拉下来盖住手腕，仔细地把小石头排成一排。印记的事暂时被我丢到脑后，因为我的心无法同时容下悲伤和忧虑，而悲伤是不能等的。

我后退一步，打量一下那些小石头。它们虽然比不上春天时献上的鲜花般美丽鲜艳，但眼下我只有它们。我伸手勾住詹姆斯的手臂，转身离开，让他领我回家。

家里的其他人都去歇息了，我却久久地留在楼下。我自己的房间跟桦木庄园的大部分房间一样，点着炉火。但客厅这里的炉火已经渐渐熄灭，昏暗的火光是唯一光源。我之所以坐在客厅里，不是因为这里温暖，而是因为，我没有勇气上楼。

父亲去世的三天里，我一直让自己忙个不停。亨利是必须安抚的；至于父亲的葬礼，虽然可以交给维吉尼亚阿姨去安排，但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我应该帮忙分担些事情才对。然而此时此刻，当我身处这空荡荡的客厅，只有大座钟的滴答声作伴时，我才发现，自己只是在逃避这一刻：这一刻，我要走上楼梯，从父亲的空房间前经过；这一刻，我应该承认，他真的走了。

我迅速站了起来，赶在自己害怕之前，迈开穿着拖鞋的双脚，走上蜿蜒的楼梯，穿过东翼的走廊，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次次跨出的脚步上。我经过爱丽丝的房间，接下来是亨利的，然后，走廊尽头的房间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里，曾经是母亲的房间。

暗室。

小时候，爱丽丝和我提到那个房间时，总是压低声音，但我忘记我们为什么要称它为暗室了。也许是因为，在众多一年里九个月都炉火不熄的高大房间里，那是唯一一个无人居住、完全漆黑的房间。而且，即使是母亲还活着的时候，那房间也给人一种黑暗之感。因为，离世之前的几个月，她都躲在那房间里，仿佛她就是在那里飘啊飘啊，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我继续走到自己的房间，脱下外衣，换上睡裙，坐在床边开始梳头，把头发梳得闪闪发亮。敲门声响起时，我还没梳完。

“是谁？”

门外传来爱丽丝的声音。“是我。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房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一阵凉风从冰冷的走廊涌进来。她迅速关上门，走到床边，像孩提时那样坐在我的身旁。她的白色睡裙跟我的几乎一模一样，但她那件总是按照她的要求用上等丝绸制作，而我总是宁要舒适不要时髦，除了夏装之外都选择法兰绒。

她伸手来要梳子。“让我来。”

我交出梳子，一边掩饰自己的讶异——我们俩并不是那种夜里互相梳头或吐露心事的姐妹——一边转过身去让她为我梳头。

她拿着梳子，每一下都从头顶到发尾一梳到底。我们的镜像落在五斗柜上的镜子里，在火光中从这样的距离看过去，几乎一模一样。我们的头发闪着相同的栗色光泽，脸颊拥有一样的弧度，很难相信有人能分得清我俩。但我知道，熟悉我们的人之所以能准确地辨认出我们两姐妹，靠的是细微差别。我的脸蛋稍微圆润一些，相比之下，妹妹的脸蛋较为尖削；我的眼神里总有一种沉静的自省，她却跟我相反，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；爱丽丝闪闪发亮如同珠宝，而我，总是在沉思、猜测和琢磨。

壁炉里的炉火噼啪作响，梳子梳过我的头发，爱丽丝的手轻抚我的头顶。我闭上双眼，放松双肩，沉浸在这种舒缓的节奏之中。

“你还记得她吗？”

我眼脸一抖，睁开了眼睛。这是个不同寻常的问题，一时之间，我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母亲去世时，我们只是六岁的小女孩。她是从湖边悬崖上坠落而亡的，死因不明。当时，父亲盼望已久的儿子亨利才刚刚出生几个月，医生已经明确宣布他的双腿终生残废。维吉尼亚阿姨总是说，母亲在亨利出生后就变了一个人。她的死亡至今仍充满疑问，我们从不谈论它，也不谈论之后的调查。

我只能说实话。“记得，但是只有一点点。你呢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才回答，用梳子继续梳着头发。“我相信我记得，不过，只有些片段，都是些小细节。我常常疑惑，为什么我会记得她那条绿色的裙子，却不记得她朗读时的声音，为什么我能清楚地记得她放在客厅桌上的那本诗集，却不记得她的气味。”

“我想，是茉莉和……橙子的香味。”

“是吗？那是她的气味？”爱丽丝在我身后喃喃说着，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来，轮到我了。”我扭过身去拿梳子。

她像个孩子般顺从地转过身。“丽雅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如果你知道母亲的事……如果你想起某些……某些重要的事，你会告诉我吗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我从没见过她这么犹疑。

这个奇怪的问题哽住了我的喉咙。“会的，当然会。爱丽丝，你呢？”

她迟疑了，房间里唯一的声就是梳子滑过丝般头发的轻柔摩挲声。“我想会吧。”

我一边为她梳头，一边回忆往事。我想的不是母亲，不是现在，而是爱丽丝。我想的是我们这对孪生姐妹，想的是亨利出生之前、母亲独自躲入暗室之前的那段时间。我想的是爱丽丝变得神秘而陌生之前的事。

回顾我们的孩提时代，很容易以为爱丽丝和我是亲密的姐妹。在美好的回忆中，我想起了我们一起住在育儿室的情景，想起了黑夜中她的柔和气息和喃喃细语。我竭力用这亲近的记忆来抵制一个不断提醒着我，说我们已经不再相同的声音。可是，没有用。如果我坦白，我会承认，我们向来是互相提防的。但毕竟，我曾经握着她柔软的小手沉沉入睡，我曾经把她睡得太近时落在我肩头的发丝拨开。

“谢谢你，丽雅，”她转身看着我的眼睛，“我想你，你知道的。”

她的目光如此仔细地审视着我，她的脸庞如此接近，我的脸颊开始发烫。我耸耸肩。“我就在这里啊，爱丽丝，我一直都在这里。”

她露出微笑，但笑容里透着一种悲伤和心照不宣。她靠过来，伸出纤细的双臂，像小时候那样拥抱我。

“我也是，丽雅……我一直都在这里。”

她站起来离开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我坐在床边昏暗的灯光下，试图理解她这异乎寻常的哀伤。虽然父亲的去世令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脆弱无助的感觉，但这样念旧不是爱丽丝的风格。

妹妹的来访，使我得以推迟查看自己的手腕。可是现在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一边觉得自己像个懦夫，一边鼓起勇气，准备拉起睡裙的袖子，再看一看手腕上的印记。

自从在暗室里发现父亲的遗体之后，印记就出现了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论看不看，它都在那里，不会改变。终于，我鼓足勇气拉起袖子，却不得不咬住嘴唇才阻止了自己的惊叫。印记位于手腕柔软的内侧，这并不意外，然而，此刻的印记甚至比今早还深了许多。虽然缠绕在环上的山脊状起伏粗纹还是无法分辨，但环形远比早晨时清晰。

我强忍内心涌起的恐慌。看来我该想想办法了，采取些措施，告诉某个人。可是，这种事情可以告诉谁？以前，我会去找爱丽丝。除了她，我还能把自己的生命以及不论大小的每一个秘密交托给谁？然而，我无法忽视我们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，我对自己的妹妹已经生了戒心。

我告诉自己，印记会退掉。反正这种奇怪的东西过几天肯定就会消失，不必告诉任何人。本能地，我知道这是个谎言，但是我说服了自己。在一个这样的日子里，我有权相信它。

在一个父亲下葬的日子里。



十一月的淡薄阳光如同手指般缓缓爬进房间。艾薇提着一壶热水啪嗒啪嗒地走了进来。

“早上好，小姐，”她把水倒进脸盆架上的盆子里，“要帮你更衣吗？”

我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。“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自己来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她提着空水壶离开了房间。

我掀开被子，走到脸盆架前，用手搅动盆里的水，等它稍微凉一些再洗脸。洗好之后，我擦干双颊和额头，望向镜中的自己：一双绿眼睛深不见底，却是空洞无神。我在想，内心的改变是否真能影响外表？悲伤是否会通过血脉、五脏和皮肤散发出来，让所有人都看得见？我摇了摇头，甩掉这个可怕的念头，镜里的赤褐色披肩长发随之摆动。

我脱下睡裙，从五斗柜里翻出衬裙和长袜，穿在身上。正当我把第二只长袜往大腿上拉的时候，爱丽丝没有敲门，像风一般卷了进来。

“早上好。”她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抬头看我，朝我施展爱丽丝式独一无二的魅力，让人窒息。

她总是能毫不费劲地把几乎无法掩藏的悲痛转化为忧伤，进而化为无忧无虑的平静，这种能力至今仍让我惊愕。但其实，也没什么好惊愕的，爱丽丝的情绪向来易变。可是此刻她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，没有一丝昨晚的忧郁。事实上，除了身着朴素长裙及没戴珠宝外，她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。说到底，也许我是唯一一个由内而外改变了的人。

“早上好。”我加快动作把长袜绑好。想到妹妹已经起床四处活动，自己却还在房间里偷懒，我心里有点惭愧。我走到衣柜前，既是为了找裙子，也是为了躲避爱丽丝那双仿佛探入我内心深处的眼睛。

“你该去看看屋里的场面，丽雅，维吉尼亚阿姨命令所有仆人都穿上了丧服。”

我转身看她。她脸颊泛红，眼中闪着类似兴奋的光芒。我强忍心中的厌烦，说：“很多家庭都会为逝者服丧，爱丽丝。每个人都深爱我们的父亲，我肯定大家都愿意悼念他。”

“是，好吧，这回我们要被困在屋里很久很久了，这里闷得发霉啊。你说，下个星期维吉尼亚阿姨会不会准许我们去上课？”不等我回答，她又继续说：“当然了，你根本就不在乎！就算再也见不着威

克利夫学校，你也照样过得很快乐。”

我懒得跟她争辩。我们每个星期有两天会到威克利夫学校去上课。众所周知，爱丽丝认为学校里那些女孩们的生活方式更文明，因此十分向往；而我，却每次上课都感觉自己像是供人围观的怪兽。在学校时，我偷偷注意过爱丽丝。在那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里，她艳光四射。我不禁猜想，她是不是很像我们的母亲？一定是的。因为，能够从父亲那藏书室的静谧中得到快乐的人是我，而拥有母亲眼中那种神采的人却只有爱丽丝。



这一天的白天在近乎寂静中度过，只有炉火噼啪作响。我们早已习惯桦木庄园的僻静，都学会了在它的黯淡围墙内给自己找事做，所以，感觉上这一天其实挺像以往的下雨天。只不过，藏书室里再也不会响起父亲的大嗓门，再也不会弥漫着他烟斗的气味。我们既没有讨论他，也没有讨论他的离奇死亡。

我盼望着夜幕的降临，以便遁入虚无的睡眠中。我的目光刻意避开时钟，以免时针缓慢的移动会让自己觉得时间的流逝更加缓慢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我的办法管用。白天的时间过得比想象中要快，其间的短暂午餐和晚餐也让我的焦躁心情有所缓解。

这次上床前，我没有查看手腕，因为我不想知道印记还在不在、有没有变化，是不是变得更深或者更黑。我滑进被子里，不再多想就沉入了黑暗中。

听见细语声时，我的意识迷迷糊糊，在半梦半醒之间游离。起

初，那声音只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唤着我的名字，叫我过去。然后，细语声渐渐增大，化为许许多多声音，全都在狂乱地呢喃着，语速飞快，我只能偶尔听出一两个字来。声音越来越响，吸引着我的注意力，终于再也无法忽视。我猛地坐了起来，脑海中回荡着醒来前听见的最后一个词。

暗室。

我并不觉得太奇怪。父亲死后，暗室就一直在我的心里盘桓。在桦木庄园，那个房间最易激起他对我们母亲、对挚爱妻子的回忆。他不该出现在那个地方。

然而，在他最后的时刻，当生命如同烟雾般离开身体时，他却出现在那里。

我穿上拖鞋，走到房门前，先听了一会儿动静，才打开门看看走廊。大屋里昏暗而寂静，不论是楼上一层的仆人房间，还是楼下的厨房里，都没有仆人们的脚步声。此刻必定已是深夜了。

这些情形都在转眼间掠过我的脑海，只留下最微弱的印象。只有走廊尽头那扇开了一条缝的房门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臂和颈后的汗毛顿时根根倒竖起来。

是暗室的门。

在所有房间里，这扇门的开启本身已经够奇怪了，可更怪异的是，门框和门之间的小小缝隙里竟然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。

我低头看看印记。即使在昏暗的走廊里，也能看见它像阴影般附在我的手腕上。我一直在琢磨的，就是这个问题，不是吗？我心想，解开父亲死因之谜及印记出现之谜的钥匙，是否就藏在这个暗

室里？此时此刻，这个房间，还有我一直在寻求的答案，仿佛正在召唤我。

我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，小心地掂着脚，以免拖鞋在木地板上摩擦出声。来到暗室门前时，我却退缩了。

里面有人。

房间里传来一个又轻又急的声音。跟刚才把我叫到这里来的那些狂乱呢喃声不同，里面并没有众多杂乱的人声。只有一个声音。有人正在里面悄声说话。

我不敢推门，怕它会发出吱呀声。我只是贴在门上，从门缝往房间里望去。缝隙很小，很难看清里面的情况。起初，我只能看到许多模糊的形状和影子，不过很快我就分辨出，大片的白色是用来覆盖家具的布，角落里的一个黑色物体是衣柜，还有地板上那个坐在一圈蜡烛里的身影是……

爱丽丝。

妹妹坐在暗室的地板上，闪闪的烛光在她身上投下一层柔和的黄色光芒。她在呢喃，声音很低，仿佛在跟身边的某个人说话。只不过，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她屈膝坐在小腿上，紧闭双眼，手臂垂在身侧。

我一边扫视房间，一边小心地避免碰到房门，生怕它会像忽然获得生命般敞得更开。我还是没看到其他人。只有爱丽丝一个人在喃喃自语，似乎在举行某种奇特的仪式。不过，尽管这黑暗的仪式激起的丝丝恐惧在我的体内乱窜，它却还不是最怪异之处。

最怪异的是，妹妹把房间里的地毯拉开了。那张地毯很大、很